



# 關於開書店和 跑步，我說的 其實是……

專訪

臺灣文化的推動者

——謝一麟

李宜芳 文字工作者

沿著古老的市郊，那兒的破房  
都拉下了暗藏春色的百葉窗  
當毒辣的太陽用一支火箭  
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頂和麥田  
我獨自去練習我奇異的劍術  
向四面八方嗅尋偶然的韻律  
絆在字眼上，像絆在石子路上  
有時碰上了長久夢想的詩行

「……波特萊爾的詩集《惡之華》中〈太陽〉  
這首詩開頭的一段，隱喻自己寫詩就像是劍術的  
練習，類似是一種體力活兒。……他告訴我們這

些體驗的真正底蘊是，誰不曾在某個時刻雄心勃  
勃地夢想一種詩意的奇蹟，沒有節奏和韻律，像  
音樂一樣流暢，時斷時續，正適於靈魂奔放不羈  
的騷動、夢的起伏和思想的突然跳躍，這種令人  
著魔的理想首先是大城市體驗的結果，是他的無  
數關係相交錯的結果。」

——班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論波特萊爾》(注1)

班雅明是波特萊爾和普魯斯特的德文譯者，  
他獨特強烈的詩人氣質和散文式寫作城市觀察與  
文化表述方式，造就他城市漫遊者之稱號，他和

他筆下的波特萊爾一樣，把生活的體驗作為語言的內蘊，把資本主義將他們的過去現在輾壓粉碎的時代作為思考的主題，使他成為一個奇特的現代主義者文人氣息的形象。

謝一麟，總是讓人想起班雅明。

上網 Google 謝一麟，一長串資料顯示在螢幕上，像是人生清單：

關於高雄，

關於打狗再興文史會社，

關於三餘書店，

關於高雄大舞台戲院，

關於獨立書店經營，

關於閱讀與推廣閱讀，

關於理想與價值，

關於人生，

關於跑步，

關於文策院，

關於臺北？

……

他不是在高雄開書店嗎？怎麼人在臺北？

螢幕上的小老鼠一閃一閃，藍光冰冷順暢，好奇的下意識將小老鼠游移到高鐵訂票系統，訂一張往臺北的單程票，結帳，小七取票。

是的，去臺北了解一個高雄人，你需要的是面對面的對話。

很難只靠虛空的文字顯示資料完整認識一個人，猶如想要體驗一個堅實具體的花都巴黎，古城諸多的歷史、建築、文化、隱喻、變換、角落、隨想、閃爍，它的真實存在，你必須親臨與它相

遇，才能真正懂得。

## 來自哈瑪星的海風

閱讀王威聰的小說《濱線女兒》，有一段描寫高雄的老角落：「……牆在右邊的盡頭向前轉彎繼續延伸下去，與對側的橄欖林形成一條石砌階梯的寧靜巷道，沐浴在帶點海洋藍色的透明陽光之中，看不清巷道底有甚麼，曾經聽來往的鐵道員說，高雄港濱線鐵路支線上有一棟美麗的兩棧樓空厝……，二樓有扇白色的百葉窗，一群貓盤踞在窗台上，用石頭丟也丟不走……，窗下有張長型的藍板凳，板凳邊總是擺了個矮矮的黑土陶壺，四月時裡面都會釀泡桑葚做酒。」（注2）

橄欖林、石砌階梯、藍色的透明陽光、濱海鐵路、美麗的樓厝、白色百葉窗、街貓、藍板凳、黑土陶罐、桑葚酒，一幅夏日寧靜的意象，彷如宮崎駿的美麗動畫停格，大東亞戰爭終戰後的高雄港，繁華褪盡的時代，老高雄兒女情長的傾訴，蜿蜒的悲喜細細吟唱，「那的確是真實的高雄故事寫照」，謝一麟說。

臺北夜晚的某處咖啡館，空氣微冷天色墨黑，燈光喧囂，咖啡館橘黃具安靜的基調，和看起來斯文的謝一麟對談，瞬間被打開話匣子的言語，有魔性地熱切圍繞著，高雄的温暖海風逐語漾開在他微笑時的嘴角，身周漸漸暖活起來了，眼前這位來自打狗原鄉的人，正侃侃而談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的緣起。

「那時候有一個事件，哈瑪星（注3）那邊

有一個老街廓裡面的茶館，一個滿令人喜歡的文史空間，某天當時的市政府貼公告要拆除它，沒有辦任何的說明會或是來跟居民溝通，就真的只是貼一紙公告，約期工務局要丈量、拆遷、補助云云。」

粗魯的行政者為所欲為，令人傻眼，老空間總是有留不住故事。

「對，於是我和幾個朋友們就開始積極的串連熱心喜歡想保留歷史建築的人，先把丈量拆除的這事延緩下來，那變成一段需要時間的抗爭運作，當時高雄有滿多重要的文化歷史建築尚未有文資身分，瀕臨消失的危機，我們幾人隨即成立一個保護即將消失的文史建築議題的社團法人，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就這麼生生火火地成立了。」

我們都明白搶救文資這會是一條滿是粗石礫的道路，必須對抗的不僅是擁有公權力的執政者、擁有私有歷史建築而不願保留的所有權人等，暫且不管那些複雜的文資審議過程與行政程序，文史團體真正要對抗的，其實是文化資產保存概念付之闕如的經濟價值掛帥的世界本身。

如果二維平面文字可以切換成四度空間，我們開啟外掛視窗，你會看見 2012 年，高雄市府計畫「廣三用地」圈出新濱老街廓包括現在鼓山區捷興二街、鼓山一路、鼓岩街及臨海一路的範圍，這些建築物恐將夷平變為停車場。當地居民接到 3 個月內老屋將被拆除的公文，老人家為此無以安身立命而哭泣無援，謝一麟與「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的成員們，在毒辣的南臺灣烈陽下穿

著黑色 T 恤，揮汗到處奔走，不厭其詳地敘說疾呼保留歷史建築的重要性，在這樣與怪手拚時間的壓力下，展開搶救日據時期打狗地區最早現代化街廓的保存行動，讓新濱老街區域為主的特色老屋得以保存。

再開啟另一個視窗，時間來到 2019 年，同樣是新濱老街廓開闢案，這次已經不僅是打狗文史再興會社來發聲，甚且是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年紀都站上街頭抗爭，為了安身立命的土地，喊出心聲，鼓山區的區長更是發下動員令，決心讓歷史街區的老屋續命。

不起眼的老屋、將被夷為平地的歷史街廓，得到應有的價值認定，做為高雄最早現代化發展的哈瑪星，即使歲月滄桑，仍展現深刻的時光底蘊。

試想如果沒有謝一麟與其同伴的熱血努力，高雄將喪失她最早的根，失去她在時間軸線的刻度。

我們再開啟第三個視窗，這次去到未來的 2022 年聖誕節，2022 臺灣燈會在高雄，除了在愛河灣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推出聖誕主燈外，12 月 24 日的平安夜，位於駁二蓬萊區旁哈瑪星百年歷史意義的鐵道主燈——「哈瑪星光任務」，將正式點亮，繽紛色彩搭配聖誕音樂洋溢濃濃過節氣氛。

歡慶的時刻，哈瑪星港邊有夜風吹拂，在深藍的海面上揚起一陣陣漣漪，這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是歷史從過去吹向未來的迴響。



## 三餘，它是一本讀不完翻不盡的大書

嘉義有個被稱為「文化柑仔店」的獨立書店，店主開書店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基於理念聚集一群有相同想法和關懷的人，搶救嘉義地區的文化資產、古蹟，在網路募股協力修築老屋，將阿里山鐵道旁的「玉山旅社」改成背包客棧，催生集結有機小農，揪團租地種有機水稻等。

這樣關注社會議題投入文史社運，結合社區藝文等特色的書店，讓謝一麟刷新書店經營的想像。

從 2010 年文化部調查全臺灣獨立書店數量

的地圖，他發現每個縣市都有一個個獨立書店的據點，連花蓮、臺東都有，唯獨高雄付之闕如。

謝一麟說，也許剛好是發起參與打狗文史再興會社的關係，他們在一段時間的運作交流下來，高雄人對於這個城市的文化認知與歷史價值的追求，開始有慢慢有了轉變。

「那個轉變，可能只有真正投注心力在想要為高雄做點甚麼的人，才会有切身的感受。」會社成員努力的結果，點滴可見的高雄人逐漸正視過往歷史的改變，這件事促使會社成員更有信心開展各類的社會議題運動，讓高雄城市的各種風貌讓更多人了解，推廣閱讀，會是一個最基本紮實的做法。



況且高雄竟然沒有獨立書店這件事，讓謝一麟耿耿於懷。

某個朋友提出開書店這個想法，引起會社成員的許多認同，加上各種機緣，有想回鄉發展落地生根的出版人，有詩人作家，有做平面設計的藝術家，有專精電影建築的創作者，這幾個朋友的網絡資源兜轉在一塊兒，五個創辦人合夥成立

了以閱讀為軸心的「三餘書店」。

「如果沒有會社，現在說不定也沒這個書店。」偶然或是錯覺，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端坐隻手撐住下巴的姿態，像是羅丹雕塑，內裡有沉思的使命感與起伏的熱情，那一剎那的靜態凝聚在他堅定的眼神裡。

「書店的名稱三餘，有沒有甚麼典故？」

「三餘的特色一定是要跟高雄在地的文化有關係，所以英文的名稱就是 TaKaoBooks，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話其實我們是有英文店名 TaKaoBooks 的。」他露出雪白的齒微微一笑。

「打狗書店。」

他點點頭接著說：「至於書店的中文名稱，來自於三國志的典故（注4），東漢末年，漢獻帝的侍講官董遇很有學問，被稱為“儒宗”，很多書生想拜董遇為師，跟他研究學問，董遇不肯收徒，認為書本是最好的老師。“讀書百遍，其義自現”，書生說沒有時間，董遇教他們利用冬天、夜晚及陰雨天這三餘時間讀書。」

冬天、夜晚及陰天，天天都是讀書天。

三餘書店，成為高雄第一家以人文閱讀、地方創生、生活藝術與在地導覽、社會運動等議題為主題的獨立書店。店內一、二樓是書店，三樓是講座與展演空間，地下室為藝文展場，書籍以與高雄在地相關的地方風土誌或詩集以獨立出版的刊物為主軸，社會運動、土地與生活正義的相關書籍也是三餘的重點書目，對於遊客或外地移居高雄的人而言，三餘書店是遊歷高雄與認識高雄的導覽窗口，書店甚至自製發行日語版的刊物

# 讀人

《時行》讓日本讀者也能跨海認識高雄的多元面貌。

經過幾年的經營，三餘書店逐漸變成高雄的文化之窗，常常舉辦活動用各種方式詮釋閱讀，開講座、辦音樂會和藝術展覽，以走讀爬梳高雄在地歷史脈絡，挖掘深埋角落不為人知的故事，以科學解謎方式拆解文字，為讀者尋找小說中的彩蛋，以行動閱讀車前往偏鄉推廣閱讀，社區田野調查、Podcast 節目、甚至辦過演唱會。這些種種無非是想將創作者、城市與讀者之間織就一張網，任何走進來三餘書店的人都在這個網絡裡找到自己的歸屬。

「書店以一個社群經營的概念來說，實體空間的好處是能與讀者互動，或者是說我們對於這個空間到現在還會想要繼續往下走的原因，最可貴的還是在那個互動上面！」

數位時代很多東西可以在網路上消費，虛擬平台透過演算法幫你計算你的喜好，出現在螢幕前的是你曾經造訪過的網站或者是你點閱過的內容，你喜歡的書本類型或是服飾、生活用品等等，然而，實體空間的有趣就是在於，你會跨出同溫層與異己不期而遇。

實體書店展示的放在櫃台前的書，或是剛好某個演講的海報，題材或許不在你涉略範圍內，然而，當你今天帶著緣分走進書店，書的浪漫詩句巧遇了你的眼球，和店員的對談讓你的想法產生了一些碰撞的火花，你感興趣你拿起來看，你喜歡你帶回去，你接觸了你不曾關注的議題，你被開啟了另一扇窗看見不同的風景。





「我常說這是美麗的意外。」謝一麟說。

知性豐麗的三餘書店，是一本你讀不完也翻不盡的大書，它的經緯線從實體空間出發，穿梭在高雄甚至南臺灣各城鎮的山海線上，文字從紙本書裡跳躍出來，延伸求知若渴的觸角，帶領讀者徜徉在大自然裡邂逅各種美麗的意外。

## 白天會懂夜的黑

印度聖雄甘地，在火車上閱讀友人送他的一本《給未來者言》，之後深受啟發，從此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將會不同。當然未必人人都能成為甘地，但可以確定的是，閱讀使人提升，三餘書店這本大書，提供你除了白紙黑字紙本之外的數位閱讀，聊到這裡，出現了一個很根本而現實的謬論迴圈：

當數位的浪花拍打上岸，傳統的紙本市場如何生存？

1455年德國古騰堡發明的活字印刷術被視為現代文明史上的重大改革，其節省了大量時間與人力，影響歐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科學革命等等，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並為現代的知識經濟的快速傳播奠定基礎。

於是閱讀書本透過文字，可以翱翔全世界，可以談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可以知天文地理，甚至可以體驗別人濃縮的快樂痛苦人生，但是電腦發明數位時代的浪潮襲來，資訊交流迅速加上網路社群的結合，開創性的多媒體演進打開讀者的感官，以往紙本閱讀文字的眼球活動，已經不

足以填滿聽覺與觸覺的需求，人們想要更多面向的去感受新知。

那麼傳統書店要如何是好？

「要與時俱進，也就是說我們要一直更新一直更新，整體的團隊狀況跟核心的價值的不斷進步，譬如現在FACEBOOK在講的元宇宙，是一個集體虛擬共享空間，打破了虛擬世界、真實世界與網際網路的藩籬，透過科技裝置就可以虛擬的身分進入元宇宙的虛擬世界。」

「意思是虛擬的三餘書店？」

「對，以後可能大家會進入到那個虛擬的空間裡面，以後的三餘書店不止實體與線上，我們在虛擬的雲端空間也要蓋出一個三餘書店，大家用虛擬的角色在書店裡面互動。」

試著想像在虛擬的三餘書店裡，有虛擬的店員、虛擬的顧客，用虛擬的貨幣買書？

大瘟疫的推波助瀾，加乘虛擬數位時代的腳步，謝一麟給出的創新做法，著實讓人有無限的想像，那麼，實體空間還存在嗎？

「虛擬社群分眾是一個概念，他不限於只是實體空間，然而實體空間最終不會消失，會改變的其實是商業模式，不管線上或虛擬，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是會改變的，回到最初的核心，書店如何經營才能生存？現實上來說，任何形式的書店都需要想辦法變現產生金流，畢竟書店要能活下去，才能繼續服務大眾理談論理想與價值。」

很實際地說法。

的確，如同經營著出版社的郝明義在一場演

講裡說：「……數位閱讀就像是白天，鮮活動態並且具體；相反的，紙本書就像是黑夜，需要一個人安靜孤獨的反覆品味，而兩者的關係會是輪替與互補，不會是全然的取代。」

白天會懂夜的黑，閱讀的媒介改變了，閱讀的核心精神卻沒有改變，畢竟陽光普照之後，襯有黑夜才看得見燦爛的煙火。

## 海埔十七番地背後的故事

佛陀的凝視角度，是將視線低垂到面前 1.83 公尺距離的位置，這種凝視距離，減弱視線的聚焦力，使人可沉思冥想，不受外在視覺暴力的侵害，這是內省與外觀的最佳距離。

剛開始以這樣的客觀姿態，謝一麟接下高雄市文化局委託的電影書計畫案，撰寫高雄大舞台戲院的故事。位於鹽埕區海埔十七番地的高雄大舞台戲院，1950-70 年代是她的黃金時期，謝一麟從歷史、建築、經營等面向深究老戲院的過往，戲院相關的檔案文件、照片、票券、本事、剪報等，書中史料搜羅齊全，期間也採訪許多市民關於當年的共同回憶及趣事；然而越是靠近投入，就很難保持 1.83 公尺的距離，戲院美麗的山牆圖騰和風光的常民娛樂網絡歷史，撼動他的熱血。這裡所蘊藏的是城市的發展流變，過去現在未來，是一步一腳印的綿延，是許多高雄人的青春記憶。於是他很難保持理智地再次投身戲院文資的保存運動。

公權力面對抗議拆除的聲浪，政府召開文資



會議將大舞台「暫定古蹟」一年，依法限制所有權人的賣產行動。然而，老建築總是有留不住的時候，所有權人提出「不願保留」的意願，舞台的戲落幕告別高雄人。

「拆戲院當天，記得是10月初吧，我就站在建築面前，看到怪手砍向山牆的那一剎那……，之後有很大的一段時間的難過，心情低落說不出話來，甚至懷疑做這件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

想起去年年初剛消逝的天外天劇場（注5），我們有同樣的感傷。

觀看改編自吳明益小說的戲劇《天橋上的魔術師》談論時間的意義，劇中魔幻的手法刻寫時間會帶走人們現在的煩惱，將最燦爛的片段留在記憶裡，最終集主角小不點向魔術師許下前往99樓的願望，沒想到小不點就這樣掉進電影《戀戀風塵》之中，成為銀幕上的一份子；思念孩子的點爸的眼淚落在《戀戀風塵》放映膠捲，使電影世界終於下雨，連帶啟動了小不點手上的「超時空手錶」，成功讓小不點回到真實世界，畫面回到第一集小不點以原子筆在手腕上畫下超時空手錶的那一刻，定義了主題：消失才是代表真正的存在。

大舞台戲院消失了，新的緣分卻存在著。

有一天他在臉書上收到一個陌生的訊息，一名女子思念過世的父親，突發奇想把爸爸的名字放Google上，搜尋到的是高雄大舞台戲院的口訪資料，她循線找到謝一麟，從書中重新認識那個她從不了解過的父親，謝一麟帶她造訪消失的

戲院附近，女子回想起曾經在戲院旁吃的碗糕，濃濃的懷念在人事全非之後仍舊齒頰留香。

## 跑步吧，腳是最好的筆

經歷過理想的幻滅，在塵土飛揚的歷史碎片裡，我們心中對於價值的堅持還剩下幾個%？

謝一麟從生物系逃離，跨越藩籬到文史界，從打狗文史再生會社、三餘書店的理想實踐，到高雄大舞台戲院的拆除，這些過程是反覆追尋、實踐、幻滅，與再次追尋、實踐、幻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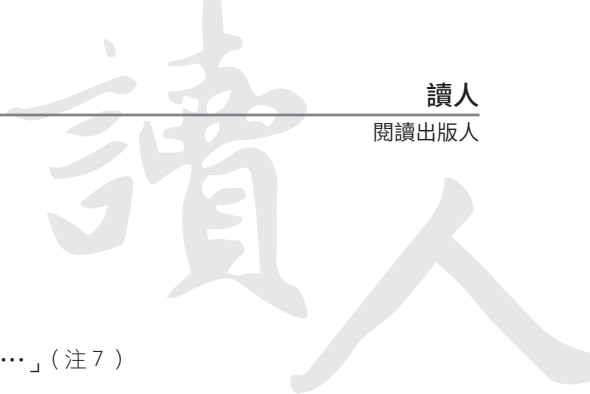
「某一天心情非常低潮，陡生出門跑一跑的念頭，抓起家門鑰匙，帶個水瓶，穿上球鞋，就這樣輕裝推門出發去。」

原本只是想讓身體疲累一點以求夜能安眠，沒想到沿途走過的是和以往不一樣的城市風景，隨著身體的移動，雙腳一步一步向前邁進的聲音，心底糾結的煩惱似乎也跟著一點一滴逐漸豁然。

「我是喜歡聽跑步聲的人，跑步聲是一個很安定美妙的聲音，你耳邊聽到的“叭叭叭”，它就像一個節拍器的節奏。」有這樣能讓內心安定的支撐，他從剛開始的跑三公里五公里，之後發現自己還可以再挑戰更多，跑得更遠，走過更多的風景，甚至現在已經可以跑全馬。

「跑界有一句名言，“沒有奇蹟只有累積”，人生很少有一件事會跟努力成正比，但是只有跑步這件事情，絕對是和累積投入是成正筆的。」

好勵志。



「以前看電視會覺得跑全馬這件事，跟我好遙遠，那是不同世界，可是後來發現，我原來已經在這個路上了！」

跑步，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他悟到松蒲彌太郎《只要我能跑，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書中的道理：「……能坦率地反省、放棄以前累積的一切重新開始，有這種勇氣的人一定可以更上一層樓。因為再度重新開始的勇氣，會讓自己的氣度變得更寬廣。」（注6）

是的，路上偶有挫折，最好不要絕望，因為人生短短一瞬，你只能撐住身命，再堅持與再出發。

他喜歡沿著水路跑，水路可以很快理解城市的歷史發展脈絡，於是他用雙腳跑過不同的城市，印證過謝海盟的《舒蘭河上》與舒國治的《水城臺北》，足踏臺中綠柳川兩岸的風華，閱讀過磺港溪關渡平原的大景，遇見離島的清涼的海風，享受遺世獨立的清晨與黃昏，他一邊跑一邊替「微笑台灣」寫專欄《風景走過我》，謝一麟的腳，是最好的筆，帶著他向前出發到更遠的方向，也帶著讀者領略腳讀臺灣的文史紀錄。

近來他更是超前時代的軌跡，跑進了文策院，參與數位科技推展臺灣在地文化的工作，就像是港口的引水人一般：

「引水人總要把船舶引領至港內港外，停在該停的地方，不論船舶大小，每種船舶都有不同的困難和樂趣……在進退灣泊與錯船之間進港或出港……引水人要了解港內的水線航道，那兒有暗礁、那兒能走那兒能退，那兒是目的、方向、

終點……」（注7）

臺灣城市的在地文化，有賴溫度夠視野寬的引水人的引領，跨平台領域的協作合作，整合文化、科技及經濟的能量，催生臺灣文化內容產業，帶動產業投資與創新的動能，在地文化才有辦法在世界文化的汪洋中找到對的港泊。

謝一麟開書店推廣閱讀，寫書拯救古蹟，用跑步漫遊城市，以文字詩意城市觀察，他是臺灣的班雅明，對於文明城市歷史的偏愛，讓他在某個時刻雄心勃勃地期待歷史建築有能保留的奇蹟，在人生路上偶有石子騷動的時刻，他以勇氣隨之夢想起伏，在跳躍奔跑的軌跡之間，是無數文字與閱讀相交錯落的結果。

注釋

1. 班雅明著。《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 論波特萊爾》，頁141-142。
2. 王威聰著。《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聯合文學出版，頁42。
3. 從前原住民以竹子的名稱為高雄命名，日本人以讀音相似的「Takao」命名，而現在我們稱她為「高雄」。哈瑪星地區原本是海域，日治時期日本當局在高雄建立港口，為了疏濬航道，於是利用淤泥填海造陸而形成。「哈瑪星」此名稱的由來，是因為當地有兩條濱海鐵路通往商港、漁港和漁市場，日語稱為「濱線」（日語：はません，Hamasen），當地居民以臺灣話稱之為「哈瑪星」（Há-má-seng）。
4.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裴松之註引《魏略》：“從學者雲：‘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5. 天外天劇場是一座曾位於臺中市東區的電影院和劇場，日治時期1936年3月啟用，至2021年2月被拆除。該劇院建築之建造是由臺中紳士吳子瑜出資，原臺灣總督府技師齋藤辰次郎負責設計建造。
6. 松蒲彌太郎著；涂紋風譯。《只要我能跑，沒什麼不能解決的》，時報出版，頁77。
7. 王威聰著。《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聯合文學出版，頁247。